

《张隐韬烈士日记》连载(三)

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

【二月】七日 今日为铁委开全国代表大会之期，派我作招待员，遂时招待一切。晚，忽染小疾，在纤青处，发汗即愈。接振声一信，令我明日晨去西直门接他们到会。夜，宿鸿钧处。

八日 到西直门，与牛子贞、振声面谈并一同去铁委，与连升、华池及各路代表面晤。遂于下午二时开始会议。

九日 我与京绥代表去前【门】外鲜鱼口内鼎和客栈宿住，晚到柳巷逛游。今日所住的店，空气非常之浊，拟明日移居。

十日 晨，去昆弟处，报告一切经过之招待情形。下午一点，去师大开会。晚，移寓北京客栈。

十一日 下午，去铁委会议，回寓北京栈。晚，大雪。——并于今日宣布代表大会闭会。

十二日 天气冷甚。因在年关初渡，紫禁城之三殿开放，遂去该处观览。自西华门入，再过熙和门，转北入太和门，北行至太和殿，则有明代帝后大轴，并入中和殿，宝和殿未得入。返南行出太和门，折而东过昭德门，前为午门。东出协和门，北至文华殿。东入本〔体〕仁殿，有历代明〔名〕人山水字画。北入文华殿，列元代帝后大轴。北为文渊阁，不得入。西入集义殿，亦列山水字画等。出文华殿，返而西行，过协和、熙和二门，入武英殿。东入凝道殿，列古玩具。北入武英内，则历代之精英均罗其内。西入焕章殿，亦列铜器等。遂出西华，至孟雄处。振声等亦去西直门。我晚〔上〕去新平路。

十三日 去西直门游大钟寺及护国寺。下午，乘环城车去前门外天桥一带闲游。晚九点，乘京绥车去张家口。

十四日 晨，至张家口。惟开会日期①已展至二十一日（即阴〔历〕十七日），故在张可暂住几日。

注：①即京绥总工会开会的日期。

十五日 第四支会开会，并报告在京之开会情形。晚，与华池、唐续镛（字子赓）等上街游。夜宿金台旅馆。

十六日 华池返阳。藻文兄来访，谈论“西北国民支部”事。

十七日 今日因事外行，适晓臣特意来此，报告西北商务。但因其工作忙迫，匆匆返王①也，未暇面晤。我则意殊不适，已去信谈及我之去外情衷，或可得其原谅。

注：①即王官人屯。

十八日（即阴〔历〕正月十四日） 晓〔晚〕，上街看烟火、杂戏。接到红青寄我《新民国》杂志五本并照片一张，及昆弟信一件。

十九日 晨，大雪。今日晚系灯节之日（即正月十五日），游人颇多，药〔烟〕火、杂戏，

较昨日尤形热闹。与李泽、郝志二兄正在街上参与胜况。萍水遇吴少书兄；伊近服务于中法储蓄会。至其会所，畅谈过去之离别景况，并我来张办民党之事，亦为详谈。伊颇赞成此举，并欲为本党党员担任介绍党员责任。定明日上午十二时，到我寓谈谈，嘱我相候云。

二十日 晴。下午，少书兄来，送他《新民国》杂志一册。伊谓：不久因事去京，要我写信一封，到新平看望。

二十一日（阴【历】十七日） 今日为京绥总工会开会日期，各支会代表均于是日莅会。下午，由我招待代表到街游玩及宴会一切。觉晨、华池、志晶诸兄均来张，要我谈谈。夜十一时，遂正式开会，讨论各项问题，并议决派流行〔动〕讲演团去各支会及成立第八支会种种重要事宜。夜中无眠。晨六点，各代表遂去西直门。觉晨亦返王①。

注：①即王官人屯。

二十二日 晴。天气颇凉，困睡未外行。

二十三日 去王官人屯，拟进行 C.P. 西北地方。晚，与汪端升等谈及此事，遂在该地起手组织第一组，定额三人，觉晨为组长，华池亦在此组。并与王监工谈民党事。晚，宿觉晨家中。他的家庭组织，非常恶浊，饮食亦不讲究，他的妻子均染浊疾，看他的家庭景况，真太难以为情了。……。

二十四日 返张家口。拟找藻文、德元，组织 C.P. 第二组，并在讲演团过去之后，开 C.P. 大会一次。

二十五日 上午十一点送少书登车去京。

二十六日 我今天觉着无聊得很，心中终〔总〕是郁郁不快，遂去梦乡游散，直至下午二点方返。睡醒之后，与洪柱上街，并要到风鸣①、常娥处去。但我在该地及返寓所的中间，也觉着毫无乐趣。

注：①即共产党员邓培的化名唐风鸣。

二十七日 去西直门的讲演团已到张。今晚当有第四支会召集全体大会，开会的结果很好。

二十八日 讲演团去大同，我亦同行。当于今晚五支会开会，门外挂旗，工友招待，非常周到，团结精神亦好，当为本路之冠。

三月一日 我这几天忙得很，差不多每日夜仅有三点钟的休息，所以我的日记，也有三四天莫〔没〕有记录。但其经过情形，不过就是整理六支会的事体。六支会经这次讲演团的劝导及组织，已成了个涣而凝聚，较前更有精神的劳工团体，也选定〔了〕负责的人员。故此次讲演团之到平地泉，负有起死回生之使命云。惟在乎有一极令我痛心的一件事，就是“二七”后的京汉失业工友庞盛世君（高碑店工会密〔秘〕书），到平当了警察。见我之后，述其罢工之时情节，声泪俱下，令我心中好不难过。我已介绍其入民党为党员，使其得接续作他的志愿事情。我今天已到归化第七支会，因各站代表到者未齐，故展期为明日。

二日 上午，去十二土召（系蒙古庙）与各代表摄影，遂至该城中游玩。下午，到站北开会。

三日 至大同，与振声去华严寺。该寺状颇伟大，内列佛像，冷风透骨，不啻另一天地。此庙之来历很久，树珊兄言之颇详。

四日 与连升等到张家口。下午，去少书兄处，伊拟明日复去京，我则定于今夜去京。遂在街买了藏枣及藏葡之类，携之至京，分散友人。晚二点，上车。

五日 车至康庄，振声兄要我下车暂住两日，我遂下车至其家中。振声待我颇好，其家人——妻、子女——视我亦颇周到。晚，瑞堂兄来会我，谈论中国劳工景况。夜后二时，始眠。

六日 午时，接子静兄快信一封，令我急返京。惟不知所为何事，使我心中起了莫明其妙的恐慌！下午一时，乘车去京。五时，至西直门，适会赵景和兄，略谈既[即]别。遂到新平路住下。

七日 我拟在这几天里还家，因为我的外祖母来了一信，备道家中各种之为难情形，必令我回家解决。以[因]我京中事办理未完，故特去一信，以安其心，谓不久我便至乡。我母亦颇健康。

八日 访树德兄不遇，适去津。

九日 访少书兄，外出未返，

十日 至子静兄处。子静见我大极[惊]！问我何为来京之迟？安源的信早就来到，因等我今晚方走，仅去了陈奕涛、贺昌二人，路费亦带回。广州代表早已返北，每省要军官学生十五人，但仅有四人，定明晨起程，不知你的意思去不去？时间已迫，能否速行筹备，一同去粤？我闻此消息，亦大为荒[慌]张。遂急至王励案处取了介绍信，拟明晨去津永滋处，借路费去沪。晚，至新平我母处，使其急回里，办理家务，我一定去粤入学^①，不能旅里。遂将什物收理完备，始眠。

注：①即指入黄埔军校学习。

十一日 上午十点，乘车去津。到法政找永滋，不遇。遂去师范丙吉处，讯其近日乡中景况。谈至晚间七点钟，便返到永滋处，与谈去军校事。伊颇赞成我之去粤，并加很多奖励语，谈其在粤之开会经过，付我川资十八元。转去兰师处，谈论近日政治之变迁及归宿。夜宿于法政。

十二日 今晨大风，天气颇冷。遂去总站上午十时火车，与杨其纲兄相逢。转识江镇寰兄，便同车南下。途中闲谈，尚不觉寂寞。惟大风迷漫，不见天日，火车慢慢前进，昏时方至济南，风势稍杀。山东之泰山及济北之黄河铁桥，因于黑暗之云雾中，视之颇不清楚，未能详细观阅，诚此次南[行]之憾事也。

十三日 天阴。天方明，即至徐州。扩[旷]野中麦苗青青，与我在张时之干枯天气及景况，回忆仅数日之接，而冬、春判然，心中发生无限愉快。此地之田地约呈红色，地面亦殊润湿。下午五时，至浦口渡江（扬子江），寓于沪宁车站附近之一客栈中。晚十一时，乘特别快车去上海。

十四日 晨时至沪。因自宁至沪之途中，均行于夜时，其间之农村景况也未能看及。寓于吴淞江岸之大安旅店。与其纲等去环龙路之国民党执行部。讯其去粤情形，毛泽东君谓已考过一次，你们来迟[了]，须暂待两日，听本部的通知。我们遂回寓。

十五日 去上海大学访中夏兄，路遇荷波及章龙兄，稍谈即别。晚间，章龙去我寓所谈话，我问其补考可否？伊答：须于明日交涉，因军校事伊不负责。略谈北地近情。

十六日 去访张继先生^①，畅谈直隶之近日情形，教育、工业各项，并谈西北运动之经过。伊亦极谓该方运动，实关重要等语。

注：① 似为国民党右派张继。

十七日 天晴。阅报，见有天津北洋大学起风潮一事，代理学[校]长冯用武力解散。该校学生不堪武力之压迫，遂全体离校，分住租界内（因恐中国地复遭驱逐），留校者仅十三班之

小部份耳。该校自全体学生出校后，校内阒无其人，顿成一种满目凄凉、令人触景感伤之情状。各教室除被警兵占为兵营外，概已锁闭。各寝室即横加封条，毫无声息。校门外兵士多人，荷枪把守，警卫森严，不知者几疑为一个司令部。体操室内，警兵抛弃篮球，欢呼乱跳，大有此间乐不思蜀之概。夜间，各自修室、寝室黝黑如漆，冷静可比古刹。操场内已无学生踪迹，但见村童几十，狂唱浪跳而已。昔日庄严之学府，忽一变而为凄惨之军区。伤心惨目，勿逾于此。当学生离校时，络绎途途，仓皇〔惶惶〕失措。有携包裹者、有携用物者，形形色色，宛如被兵灾民，一种惨况，难以形诸纸墨。学生出校后，因旅馆房金甚巨，学生经济拮据，一间小屋至少居住八九人，席地而卧。日惟大饼聊以充饥，人为车夫之饭铺，遂变成北洋大学之膳堂，每餐总以十铜子为限，而其团结及奋斗精神，非常严肃，并派代表去北京学生会求援。王承斌亦颁布严厉布告，取高压手段。但不知其学潮以后若何了局也？（其起学潮之主要原因，即为驱逐代理校长冯。）

十八日 我们来沪赴考军官学校之直隶学生共四人，因本省代表介绍，预想必很爽快，可以考取后领川资去粤，故每人所带路费到沪后已告罄矣。至于考试日期，则尚不一定，我等均心中焦灼不了！我等去44号，与孙铁人（负考试之责者）严重交涉，务必得一完善结果，并必要先解决我等目下之经济问题，到执行部后，孙故推脱不见，我等没法，遂返大安旅店。晚间，复到张继先生处，关于我们的情形，请他给我们设法。伊谓：明日代我等与孙交涉。惟不知其交涉之效果如何耳？

十九日 我们因川资用完，遂伊〔移〕居章龙同志处。吃饭一节，遂〔随〕意到街上去吃，每人每顿之饭资均不过二十枚铜子，经济上便大感痛苦。但入于此种景况之下，亦无如之何也。下午，复到张继寓，讯其交涉结果怎样？伊谓：我已同考试委员谈及你们的经济情形，要教执行部每人借你们一点小款，待考试后再决定一切。但执行部不敢开此一端，恐各学生效尤，则无法应付也。为今时之计，鄙人可以暂担任一笔款子，以救诸位之目下之急。至考试日期，则已决定于星期六矣（即二十二日）。

二十日 去家一信。今日，我到街游逛，并去永安公司、先施公司及城隍庙、黄浦滩、天文台等地。上海的街道较天津清洁的多，商业颇盛，诚堪为中国之冠，非虚言也。惟此地最尚奢华，人心险诈，古朴风则远逊于北方矣。——我们同到沪的四人，共去二快信与直隶省之代表，请求经济之接济，惟不知能否有效？

二十一日 民党虽经一次改组^①，但内中之官僚式的无革命精神的人，尚是多的很。我们为考军官学校，不远几千里而来此，经济上早就用尽，感无穷之贫困。惟望上海执行部早日考试，领川资去粤。负责人一味延拖，终不能有明了之表示。虽经我们直接或间接的严重交涉，亦不能得其要领。今日我们复问其考试日期，彼均答以星期六（二十二日）。下午，则又闻改为星期日。晚间，复闻改为下礼拜二。一日三变，终无确实日期，我们已到沪十许天，生活几乎不能再往下维持，每餐仅用铜元十余枚。这种生活状况，他们执行部的这些该死的东西那能得知，凡抱革命精神的人，也有作事这样摆架子的？无怪中山先生之奔波困苦，垂三十年之久而不能成功，此诚其根本之一大原因也。故我以为民党之改组，须从根本淘汰。把这些旧习不改的东西——如孙铁人等，都革去才是。

注：①指1923年底，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，改组了国民党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（责任编辑：叶志如）